

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

雍正剑侠图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

雍正剑侠图

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雍正剑侠图/(民国)常杰森著;百姓藏书编委会编. - 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7. 6

(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)

ISBN 7-5402-0890-2

I. 雍… II ①常… ②百… III. 章回小说: 侠义小说 -
中国 - 现代 IV. I 246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098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市满城县印刷厂印刷

* * 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7.625 印张 1185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 * *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64.00 元(全二册)

第35回

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卦打灯

上回书正说到十老请八卦堂药铺老侠王十古，王十古决定随同海川去昆明，回到内宅取军刃，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说明，为了朋友，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。对于这件事，老太太倒没阻拦，只说：“你去吧，想着看见李昆兄弟替我问候。”第二天一清早起来，王十古围好了十三节人骨鞭，小包袱打好，乾坤太极图放在里头，家里都安置停妥，大家从这儿起身登程，就奔铁善寺来了。

非止一日，来到铁善寺，顺山道往上走，直奔铁善寺的山门。远远地往铁善寺一瞧，喝！门口可聚了很多。自从他们爷儿十个走后，铁善寺的人就盼着。老侠于成告诉二爷侯杰，每到晚上多加点小心，万一王爷要出点什么事，你我都担不起！甭说出外头跟人家八卦山闹着事呐，就铁善寺请来的这些人里，也还有好些个二五眼的呐，我们不得不防。于老侠、侯二爷白天陪着王爷在一块儿说话，计算日期，琢磨着要来嘛可就该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小僧跑进来：“阿弥陀佛，王爷，诸位老英雄啊，山下来人了，我家老当家的亚然和尚陪着很多人，那里头还有一个老人，生朋友到了。”王爷他们唵啦一下子，二百多位东西配殿的人全跟着一齐往外走。济慈和尚头前带路，来在山门外，大家众星捧月地陪着王爷。王爷这高兴呀，抱拳道：“众位，把王老侠客请到了？”海川给王十古介绍

道：“哥哥，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的四皇子雍亲王爷。”王十古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：“草民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王爷玉叶金枝您出寺迎接？我给您磕头道谢！”“哎呀，老侠客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缘在三生；休要行礼，折杀胤祯，快起快起。”众英雄往里走，一直来到东配殿。大家落座，全陪着王十古坐着。王爷可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爷几位来得很快呀。”老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，然后问王爷：“王爷，您看这事情，草民来了应当怎么办？”“王老侠，你是武林道的前辈，本爵对绿林道是个门外汉，你跟太极公是朋友，他手下的孩子们跟海川闹了事，北京城大内盗走了国宝，此事皇上十分震怒，命海川待罪捕盗。皇上既然震怒了，事情就不好办，但只要国宝还了朝，剩下的事都好办。”王爷给王十古这么一个杠杠：翡翠鸳鸯镯得给了皇上，韩宝、吴志广到底怎么样都不要紧，到时候报一个畏罪自杀，皇上也没处找去。王十古也把自己来时所想的跟王爷提了：“草民跟李太极确实是个朋友，人家太极公太极十三式自成一家，艺压武林，是多年的成名前辈。我王十古打算写封信，让他定日子约草民进山跟他谈谈，或是请太极公到铁善寺来，由他去定，到那个时候见面再谈。”王爷点头：“老侠客，这是第一步，太好了。”拿过纸笔墨砚来，王十古提笔在手，一挥而就。写完之后，给大家念念，装在信封内，说道：“海川，你说派谁去好呢？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有人念佛：“无量佛，王老侠客，贫道愿往。”大家伙儿一抬头，原来是南侠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。王老侠说：“哎呀，司马仙长啊，您这一次千里迢迢长途跋涉，把我王十古接到铁善寺，坐未安席，您又要下书去，我王十古心中很不安宁，还是派别人去吧。”“无量佛，王老侠，一来贫道也不累，二来我想派个弟子去，就不如派个大人去。您说呢？”王十古点了点头：“振远贤弟啊，还是你们爷儿几个拿主意吧。”“啊，道哥要去，那就请道哥辛苦一趟吧。”

南侠换了一件道袍，把书信揣在怀里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辞别众

人，从铁善寺下来，直奔八卦山。南侠司马空到底是什么心呐？司马老仙长想得也很多。老筛海爷金元告诉三小，回庙后设法请王十古，南侠司马空自报奋勇，也跟着去了。南侠又跟于爷想得不一樣。南侠心想：这又何必呢？铁善寺这么多人，非王十古不行，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吗？现在把王十古请来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拿着信去，凭我司马空的名誉，凭我司马空的身份，凭我司马空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准能够顺说李昆，献出国宝。看来，这南侠也怵着露个脸。

等到了金家酒店，顺着栅栏门往里走，挑帘栊进了屋子。花斑豹金荣带着两个伙计都在屋子里，等南侠一进来，金荣赶紧过来。司马老仙长上下打量金荣，看他还真有个相。便问：“无量佛，您是酒店掌柜的吗？”“啊，不错，花斑豹金荣就是在下。请问仙长，您是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仙长吧？”“哟，金寨主，正是贫道。我这一次到这儿来，打算拜见你家大庄主，但不知可以不可以？”“老仙长，这样吧，您既然打算进山，我准备船只，您看好不好？”

金荣出去安排，老半天工夫，蹬蹬跑进来了。金荣陪着司马空由酒店出来，到南盘江岸的渡口一瞧，啊！这气派可大了，铺江盖水的船只，足有大小八十只，旗幡招展，每一个船上都有几名庄兵，卒巾号坎，打着裹腿，绢帕缠头，手中抱着利刃，如临大敌。正居中这只大船，已经系好了缆绳，搭好了跳板。这个大船长有八丈，宽也有三丈挂零，一只大舟船，三十二名水手，四个抱头的，两个掌舵的。在船头，两块夹板，三道铁腰，一丈六尺长的大竹竿，蓝缎子三角旗面，白蜈蚣走穗，白火焰白飘带，金枪顶，红缨子，上头有字：云南八卦山，斗大一个“李”字，被江风一刮，扑噜噜噜噜，一个劲地响。船上一边站着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，八个马扎上坐着八位庄主爷，那势派大了。南侠一想：李昆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接我吗？接我也不至于这样啊。耀武扬威，刀枪林立，这是吓唬我吧？一定是。南侠正想着，只见人家八位寨主爷下了船来到江边上。

为首的一位问：“哈哈，您是司马仙长啊？”南侠单掌打稽首，口颂佛号：“无量佛，您是八卦山的李老庄主太极公吧？不才司马空拜见。”“噉，久仰老仙长的大名啊，总想着到扬州去拜望老仙长，但是我的事情太多，未能如愿，今天一见，简直三生有幸。哈哈，恕过李昆接待来迟呀。”“无量佛，老侠客，贫道司马空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老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，实在不敢当。”彼此寒暄之后都上了船。老侠李昆用手一指，众兵丁提锚锁，响串锣，解缆绳，撤跳板，船篙点岸，横插南盘江，直接奔北岸。

等来到山口，由船坞又换乘小轿，直奔山寨而去。只见大片的山峰插入云端，烟笼雾绕。一排排的庄兵，都抱着军刃列队两旁。南侠心说：这是如临大敌啊。他也不言语，跟着往上走，转眼之间来到南庄门。司马仙长一瞧，李昆这么阔，怎么他的家里头连个正儿八经的门楼都没有？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屏风门！实际上南侠不懂，这是八卦连环堡。九个人下了肩舆后，由田子步头前带路，引进了正南门。每一道院，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，全带着家伙。司马空心说：这是干什么？众人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。北侠可没出去接，他在屏风后头坐着呢。李昆李太极请南侠上座，哥八个依次相陪。献上茶来，南侠喝了一碗茶刚要说话，李昆抱拳：“司马仙长，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侠，我弟兄要交你，巴结都巴结不上，您这一次来，使我八卦山蓬荜生辉。可有一样，你要从扬州九龙观来，那你我弟兄就至亲至厚，你看得起我李昆，移尊下教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得把您打板高供，因为您是从您的庙里来的。如果您要从铁善寺来，哈哈，可就两说着了，您要真的凭您三寸不烂之舌，两行伶俐之齿，打算顺说李昆，你纵有风流侯公之善辩，浪子陆贾之奇才，范雎蔡泽之言，苏秦张仪之口，恕李昆不奉陪呀。”南侠一听，心说：哎哟，李昆呀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听刘俊说，人家刘俊到你这下书来，连一个兵都没瞧见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随便出入啊，怎么我司马空一来，你们兄弟八人摆船只迎接到江岸，一路之

上列武陈兵，这是冲我示威啊！相反的，到大厅我还没说话呢，你就把我嘴给堵上了，你明知道我是从铁善寺来的嘛，你怎么还说出这话？这是不让我说话。南侠又一想：我们到底还是朋友嘛，我该说的就说，至于说你怎么样让我起火、让我着急、让我生气，我可以不着急，不生气。思索至此，南侠道：“无量佛，李庄主，贫道这一次是从铁善寺来，但是李庄主你是上三门高门的弟子，侯、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门户，你们双方为这件事情，如果争斗起来，引起杀人流血，叫武林同道说我们同门自相残杀，我看这就不美了吧，恐怕叫晚生下辈耻笑。山人这次来，原为的是劝一劝李庄主为什么不能化吴越为一家呢？双方彼此多几个朋友，在武林同道多几个帮手。老庄主，献出国宝，献出二小，不就完了吗？”南侠说的是实话。李昆李太极听完了，把脸就沉下来了：“司马仙长，我刚才说的话阁下没听清，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作说客！让我李昆交国宝、交二小，束手到案打官司。这可不是我李昆不够朋友，我不能听您的。侯振远、童海川大闹铁善寺，掌震济源僧，这就是冲着我李昆示威，这叫敲山震虎，杀鸡给猴看！让我李昆看看，你给不给国宝，你交不交二小，交了是你的便宜，如其不然，你八卦山就是铁善寺！我是个泥人，也有三分土性吧，想不到您还冲着我弟兄八人说这样的话！你要是帮着童海川，打架不恼助拳人，我姓李的不在乎，你要帮着我，我不敢用，咱们还是刀兵相见吧。来啊，摆队伍，把南侠送出八卦山。”哎哟，人家往外撵了。南侠虽然说是出家人，也不由得无名火起：李昆，你拿我司马空不当人啊！有心亮宝剑跟李昆斗斗。其实南侠真的亮出宝剑，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动手，人家会有说话，我跟您无冤无仇啊，我斗的是侯振远，童林啊。我把侯振远、童林打败了，您要帮忙您上来，我不含糊。现在我犯不上，白饶一命。司马老仙长一看作说客的办法不行，也就把气平下来了。祸福无门，庸人自扰啊，我把人家王十古的信拿出来就完了，我逞这个能干什么。想到这儿，便对李昆说：“老庄主，不要着急，这一次贫道

到八卦山，一是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庄主的风采，二来有阁下的故人托我带来一封书信，请您观看。”“啊，您是奉我朋友下书信来的，哎呀，司马仙长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”司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：“阁下，故人广东王十古托我给您带封信来。”“哎呀，老仙长啊，恕我李昆冒昧，冒犯仙长，这是我李昆的不对了。”南侠一听，人家给我作揖是冲着王十古，王十古是他哥哥，没有王十古这三字，人家敢拿草纸把我捏出去，有王十古这三字，就给我作揖，赔礼道歉。嘿，司马空心说：李昆呀、李昆，可真有你的啊。南侠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。李昆李太极把信接过来对胡元霸道：“二弟，赶紧吩咐人预备脸水、漱口水。”准备好了，胡二爷把信接过去，李昆李太极洗了手、漱了口，然后重新捧着书信，冲着铁善寺，冲着东南方向鞠了三躬。这下可把司马空的鼻子给气歪了：李昆呀！你对王十古就这样，你对我司马空就那样，不都是个侠客吗，不都胡子白了吗，谁能高三丈？南侠气得直咬牙，可表面上还乐呵呵地站在这里。李昆看完了信，说：“二弟，你们大家伙儿洗洗手，把哥哥的信接过去看一看。”哥儿七个过来，胡二爷举着，大家一一过目，阅毕装好。胡二爷问李昆：“哥哥，王老哥哥这封书信咱放在哪？”李昆犹豫了半天道：“兄长的书信放在哪也不恭敬，拿到后头，放到祖先堂去吧。”“是。”胡二爷亲自捧着信，送往后面祖先堂。司马空心说：哎哟！要把我气死了！李昆一躬到地说：“老仙长，奉我兄长之托来到八卦山，恕过李昆言语冲撞多有冒犯，我给您准备酒宴，一定盛情款待。”南侠心说：我要吃了你的饭，我非得噎噎不成！便对李昆说：“太极公，不瞒您说，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。太极公要认为可以，您赶紧修书信，贫道我回去。”李昆摆手：“不敢给兄长修书，兄长的书信，我弟兄领了，要是那样，就请南侠客回到铁善寺面见我的哥，就说我弟兄八人给他请安了。至于我们弟兄打算怎么办，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，一来多年未给哥请个安，二来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，那个时候任凭我兄长示下。”南

侠说：“无量佛，老庄主，既然如此，贫道告辞。”“等一等，接您进山，送您出寨。”“哎呀，实在隆重，贫道受宠若惊，我不敢当啊，您就派个人把我带出去就行了。”“既然如此，金荣把老仙长送出八卦山。”“是。”大家送到庄门，然后金荣陪着司马空下了山到船坞上船，一篙支来到南盘江的南岸金家渡口。南侠司马空一个人往前走，过了十八棵杨，老仙长站住身形，回过头来看一看云雾盘绕的八卦山，自语道：“无量佛，李昆呐李昆，我司马空来到你的八卦山，你列队陈兵，耀武扬威，你这是要吓唬我呀！我姓司马的跟你有什么过结？”嘿，越想越气，须发皆张，脸也白了，浑身也哆嗦了，唧、唧、唧、唧，哆嗦成一个团。后来一想，我这又何必呢，一个出家人，人称练气士，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，我八十多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，我犯得上吗？你李昆气我，我不生气啊，我姓司马的比你高，哈哈！南侠回嗔作笑，继续赶路。没走几步又琢磨上了：嘿，李昆呀，我姓司马的也是个侠客，了不起的人物，可到你那儿惦记往外轰我，但你哥哥的书信一拿出来，你就冲着书信磕头，哎哟，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！这么一想，又气上了。真是乐一阵气一阵，气一阵乐一阵，神魂颠倒，都迷惑了。一抬头，已经到了蜜蜂岭。老侠司马空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心说：叫大家瞧见我这失神的样子多难堪啊。南侠静了静心神，这才赶奔山门，进山门往里走，来到东配殿挑帘进来。

侯振远，童林都接到门前：“哥哥，回来了。”然后坐下。“啊，回来了。”南侠跟王爷、于老侠、王十古这些人彼此见完礼。王十古这才细问：“司马大弟，这一次愚兄请你到八卦山遇见李昆下书信，他对你招待如何啊？”南侠心说：要把我鼻子气歪了，这怎么跟人家王十古说啊。“啊，王老哥哥，人家李昆李太极看在您的份上，待我司马空十分殷勤。”“噫，他又说了些什么？”“他说您的原书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内供奉起来，不敢给您写信，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面见阁下，一来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，给您磕头请

安，二来听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“那么着好呀。”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众雄都在东配殿陪着王爷说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头僧进来道：“哪位是王十古王老侠客？”“嗷，不才就是。”“嗷，老侠客，现在有八卦山的二庄主铁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给您请安来了。”“快快有请。”王十古往外迎接，应太和在后头跟着，一前一后，直到头层大殿。这个时候，人家胡二爷就进来了：“哎呀，哥哥，多年不见，您倒好啊，我跟我的哥哥弟兄都惦记着给您请安。”说着过来就磕头。“二弟，请起请起。”应太和赶紧过来拜见二叔，然后把胡元霸一直请到东配殿。王十古可不能给介绍啊，因为这是八卦山的人，怎么着也算敌对啊。安排好了座位，人家胡二爷坐下。大家伙儿看看胡二爷，一身蓝，扎着绒绳很干净，肋下也不带刀，搬尖洒鞋白袜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辫，还真有个相。胡庭道：“昨天司马仙长去了，说哥哥您来了，我弟兄都很高兴，早就想跟哥哥见面，这次您来，太好了。我哥哥让我到这瞧瞧您。”“嗷，我谢谢兄弟。铁善寺的众位英雄侠义跟八卦山的事情，哥哥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，既然哥哥我来了，我希望两造里言归于好，愚兄愿意从中斡旋。你跟你的哥哥商量了吗？是你们哥儿几个到这来啊？还是我到你们山里去啊？”“我哥哥跟我提了，让我跟哥告禀：如果哥哥乐意屈尊下教，请哥哥带着所有英雄侠义明日进山见面好谈；如果哥哥不愿意去，那么我弟兄就来到此处趋前受教。”“哈哈，二弟，太客气，哪儿能这么办！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愚兄准到八卦山。”“好！”王十古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可就不款待你了，请回去吧。”说完以后，王十古和徒弟应太和又给送到山门，看着胡二爷走远了，爷儿俩回来。到了东配殿以后，王爷可问王老侠客：“看这意思明天得去了。”“是啊，王爷，我们合计一下都谁去吧。”有关人员都想去，大家伙儿呼啦啦站起一帮来，这个说我去，那个说我去，尤其是童海川，急着说：“事情是我的，哥哥，我得去。”王十古道：“兄弟，你自然得去啊，这样办，咱们计划一下。依我看，水晶长老亚然

和尚、济慈和尚，再有二弟一轮明月落九州苍首白猿侯杰带着小弟兄，连铁善寺请的英雄侠义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铁善寺保卫王爷，听候我们的捷报。明日赶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侠于成，第二个王十古，第三个司马空，第四个侯振远，第五个张鼎，第六个赛判飞行侠苗泽，第七个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，第八个展翅金雕铁掌李源，第九个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，第十个展翅大鹏杨万春，第十一个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，第十二个铁戟将高林高元甫，第十三个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，第十四个神手东方朔陶陶少仙，第十五个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，第十六个神行赛罗宣普妙，再往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、过海乌龙展大旺，加上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和八卦山里的北侠，还有金睛红龙应太和，老少群雄二十一位。”王十古把人定好，王爷一看成了，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！这一天就研究这码事，能办到哪步，能怎么个办法。到了晚半晌，众人吃完饭早早休息。

第二天清晨起来，老侠侯振远嘱咐二弟，又拜托水晶长老亚然跟济慈和尚，连同外请的这些人好好保护王爷，千万千万不可滋事生非。又告诉张旺、孔秀，一定要把两个傻小子看住了。大家嘱咐停妥了，各自把东西带好了，由铁善寺告辞出来，一直赶奔八卦山。

二十多位老少英雄，僧、道、俗全有，一路之上说说笑笑，颇不寂寞，几十里路，微然一加快，可就到了。远远地望去，花班豹金荣带着八个底下人，没有带军刃，在十八棵杨这儿垂手侍立。时间不大，群雄到了，金荣赶紧过来道：“老侠客爷，金荣给您行礼了。”王十古搀住：“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？”“不错，正是晚生。”“哈哈。我到你们八卦山来的时候，你可还是个小伙呐。”“是啊，一晃二十多年了，我也是半老之人了。老侠客的风采，不减当年。众位，在下有礼。”认识不认识，全作个揖，最后金荣看见刘俊了：“哎哟喝！小兄弟你也来了。”刘俊过来给金寨主行礼。老侠王十古看了看金荣问：“你家主人现在哪里？”“我家主人现在渡口江岸恭候

多时了。”南侠在旁边一听，怎么着，我们还没来，人家就恭候了，这可跟我来的意思不一样啊。王老侠说：“噉，既然如此，金荣你头前带路。”老少群雄在后头，往金家渡口走。到了金家渡口，远远地看去，要把南侠真给气死了。原来水面空荡荡，只闻江水声，芦苇深处弯着一只大船迎接客人。南盘江的岸边，有四个家人垂手侍立，哥儿八个都在马扎儿上坐着呢，没有一个拿刀拿枪的，都是长大的衣服，丝毫没有列武陈兵的迹象。南侠心说：我来你们怎么那样呢？现在你们又这样，真是欺人太甚了！人家哥儿八个一见王十古等众人来到，马上站起来了：“哥哥，哈哈，小弟等候多时了。”老侠王十古抢步进身，抱腕当胸：“众位贤弟。”李昆紧行几步来到跟前：“小弟给您磕头了。”“兄弟呀，愚兄实不敢当。”王十古跪下右腿，左腿一弓，叫半礼相还，把李昆李太极给搀起来了。“哥哥，虽然说当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数日，我弟兄得聆教益，受益匪浅啊。自从哥哥走后，想起哥哥的尊颜，无日不神驰左右，再盼着哥哥来，关山相阻很不容易。二十多年了，今天兄长莅临八卦山，小弟等心里万分地高兴啊。不过，哥哥啊，您可显得老多啦，已经白发满头了。”“哈哈，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流，屈指算来，二十余载，愚兄跟你们弟兄分手以后，回到家中也是心驰神往，总惦念贤弟，时怀云树之思。兄弟，这一次哥哥我来了，给贤弟们添些麻烦。”“哥哥，我们请都请不到啊。”这时候二爷胡元霸过来，跪倒了磕头：“哥哥，我给您行礼了。”“二弟啊，昨天见过礼了，起来吧。”三爷任光、四爷法禅、五爷贺永、六爷汤龙、七爷、八爷都过来给老侠王十古行礼。说真的，都很恭维尊敬，但是恭维得一点儿都不假，让你看着发于肺腑，十分至诚，这叫发乎情止乎礼。这一点南侠确实看出来了，人家兄弟是世交。老侠王十古挨着排的见礼，把应太和也叫过来：“给你八位叔叔行行礼。”李昆抱拳：“哥哥啊，咱们进山说话儿吧。”老侠王十古点头答应：“全依贤弟。”李昆一招手，大船慢慢地荡着桨来在渡口，系好了缆绳儿，搭好了跳板，上头预备了不少的马扎

儿。李昆李太极一招手，解缆绳，撤跳板，船篙点岸，这才摇橹横穿大江，赶奔北岸船坞。

江面儿很宽，江水很平静，一点儿风丝也没有。来到船坞下船以后，大家伙儿稍事休息。恭请诸位从船坞出来，顺着山道上山，半山腰儿没有窝棚和那些带刀的兵丁了，连来往走道儿的庄兵都看不见。南侠心说：真地道嘿！怎么唯独我来那么热闹哇？众人往山上走，这次不走南门儿了，从南边儿往东边儿转，转到八卦连环堡的东南方向，这里也是屏风门儿，屏风门里头就是院子。到这儿李昆不走了：“老哥哥，请吧。”南侠心说：看来李昆待我还不错！如果下书信的时候人家李昆让我头里走，我非进了迷魂阵现了眼不成。这一来，司马仙长倒也心平气和了。老侠王十古心说：你打算拿这九宫八卦连环堡来难住我姓王的？李昆呐，难道我真的连你这小小连环堡都进不来？我看，这是东南方向，按西北的乾宫来说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，这就是巽宫第五门，再往西就是刚才来的那儿，南门儿叫离，再往那边转叫坤、兑，这就是八卦八门。老侠王十古前头带路，众群雄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。帘栊高挑，大家伙儿进去了。北侠可没在这儿，老少群侠来到屋中，分宾主落座。底下人进来摆好了桌椅。李昆很谦虚：“老哥哥，您这一次应邀请来到八卦山，小弟我事前不知，也没给您准备好丰丰盛盛的酒席，我想恭请兄长跟大家伙儿吃点儿东西，回头咱们再谈话。”王老侠一笑：“贤弟呀，来的时候儿已经用过了，现在大家伙儿还不饿。”李太极点头：“要是那样儿，好，献上茶来！”全都是盖碗儿茶。王十古喝了一碗茶以后，一抱拳：“贤弟呀，你和海川怎么闹得这么大的事？这年轻人身入武林，奉师命兴一家武术，也十分不易。虽说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，但是，事情该了也得了哇！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我跟贤弟不厚，我跟海川不薄，我想出头跟两造把事情了一了，不知道贤弟乐意不乐意？我想贤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为人呐！我绝不能蔑着一个向着一个。”李太极沉了一下：“哥哥啊，唉！怎么说

呢？侠客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好事，我武林之中又添个门户，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、少年的英雄。我作为八十的人，能不高兴吗？我高兴啊。掌打雷春，回来之后我责备了雷春，不让他再下山。掌打贺豹，回来之后也责备了他，贺豹是背着我弟兄们到北京城的。说真的，我弟兄都有家教不严，疏于管教之责！万没想到韩宝、吴志广两个小冤家，大内盗出国宝陷害童侠客。咱们都是正门正户，我跟二小说，你们要跟童海川童侠客有仇有恨，你拍门儿找他，这是人物。盗国宝动了万岁之怒，我八卦山天胆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。但是事情已经出来了，说真的，那时候如果有人来八卦山把事情说清，我李昆情愿献国宝。没想到杭州播事情完了以后，童侠客北高峰献艺贺号，接着到了铁善寺，群雄大会，威镇铁善寺啊！我想这是敲山震虎吧？我已经命二弟元霸，把韩宝、吴志广连同国宝找回八卦山，这您放心，现在都在八卦山呢。我本应当绑二小献国宝，到铁善寺去，把人和物都交给童侠客、侯老侠客。我弟兄八人，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，打窝主之罪。可无奈这铁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，这是打出一个样儿来让我李昆瞧瞧，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办，人家绿林同道知道的是说李昆明理，懂国法，不知道的说我惧怕，这样，我后半生可就不好混了。为此我不敢去。献，不好；不献，也不好。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儿，哥哥您来了。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儿情啊！”

“贤弟，你也不用客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李昆答言：“哥哥来了，没二话，我当然献国宝。可是又觉得我弟兄有点亏得慌。”“那依贤弟之见呢？”“我兄弟八人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准备了几手玩艺儿。我弟兄八个人为一组，在场众位为一组，我们练上来了，众位也练上来了，你我彼此哈哈一笑，我们把二小绑好之后，国宝拿出，我弟兄八人情愿自缚打官司。如果我们练上来了，在场众位练不上来，哈哈，我们也献二小、国宝，我弟兄也一样束手到案，打窝主的官司。您看好不好？”王十古心说：练上来了你们献，练不上来嘛，你

们也献，练不上来你们要献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脸要二小跟国宝哇？那你就把在场众位二十一个人全撇了。“那么贤弟呀！你们商量的几种小玩艺儿都是什么呀？说出来我们大家听听。”“哥哥，这五样儿小玩艺儿，头一样儿是八步打灯；二样儿空行十六步；三样儿，就是我们八卦山的哥儿几个跟你们在场众位，交流交流武艺，不准伤人，点到而已；第四样儿，叫蹬萍渡水。”“那么这第五样儿呢？”“第五样儿是平行十三丈五，又叫狸猫上树。哥哥您看怎么样？”老侠王十古听到这儿，又问：“贤弟，你刚说的五种玩艺儿，是你们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共练一样儿，还是你们弟兄八位每位练一样儿呢？还是你们每位这五样儿全练，然后我们在场诸位，每位也都得练下来呢？还是一个人出来练完了就算交待了呢？愚兄我还不明白。”李昆也知道，王十古很厉害，他这话不能拉空啊。“老哥哥，我刚才说完了，您没听清楚，我们八个人算一个人，谁练都成。您这边儿在场老少群雄不管多少位，哪位练上来就得算，不是说全都练。”王十古听了听道：“噉，这还可以。贤弟呀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开始吧？”“等等。我这儿还有个朋友，我把他请出来。这位朋友要是帮着八卦山，众位别恼，但是他要是帮着众位，那么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。人岂无心，士各有志，双方都是朋友。”大家伙儿明白了，李昆说的是北侠秋田。“来人呐。把老哥哥请出来。”时间不大，秋田秋佩雨出来了，除了王十古、应太和不认得，剩下的都认识。老侠秋田接着大宝剑往外走：“哈哈，众位仁兄贤弟全到了。贤弟呀，呼唤愚兄有什么事儿啊？”“老哥哥，在场众人都是您的朋友，您是从铁善寺到小弟我这儿来的，您在我这儿呆的日子可不少了。今天我们是这么规定的，铁善寺的群雄算一拨，我们八卦山的算一拨儿。我们准备在八卦山试五样绝艺。但是哥哥是朋友，您愿意参加哪头儿，就参加哪头儿。您看好不好？”“噉，这么回事啊。我在八卦山这儿住着，应当参加八卦山你们弟兄这头儿。”海川、于爷一听，嘿！好啦！您那边儿去啦！李昆道：“哥哥，那我

谢谢您。”“等等。谁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庄主哇，加上我一个算怎么回事儿？得了，我不往你们这里凑和了，我呀还是那边儿去吧，给我搬个座儿。”“哟！”李昆心说：吃着我们喝着我们，待如上宾，您那头儿去啦！李昆也不能说什么。“好，给老人家搬座位。”底下人搬过座位来，秋老侠坐到这边儿后，跟大家伙儿见面儿，跟王十古彼此介绍，两人都是成名的人物，提起来全知道。两位老侠寒暄几句之后，王老侠对李昆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开始练艺吧？”李昆点头答应。

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，大家伙儿全出来了。老少群雄来到当院，李昆、王十古都用鼻子尖找了找风儿，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。就在院子正中摆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上一盏蜡灯，底下是锡蜡杆，上头插着羊油大蜡。这根蜡已经剩一点儿了，桌上还放着一个火种筐箩。八步打灯，就是从桌儿前走出八步去，回头伸手用手掌“啪”一打，蜡灯就灭了。

大家伙儿一瞧都准备好了，李昆李太极说：“哥哥，我先来呈祥呈祥。”王十古说：“贤弟呀，我们看看贤弟的奇才，向贤弟学学呀。”“众位给看着点儿，练不好众位别挑眼。”李昆李太极后背紧靠着这八仙桌儿往前走，走到八步这儿，右脚到了，一收左脚，一调脸儿站住，左脚往前一伸，后跟挨地，脚尖儿翘起来，两手如抱圆球，一个在先一个在后，气贯丹田，二目凝视，打肾眼儿提一口真气达于左臂，运在掌心，“哼”了一声，由掌心出来一股劲力，扑地一下儿，蜡苗儿应声而灭，双方都鼓掌叫好儿。李昆李太极等着大家鼓掌过去，面有得色道：“哈哈，哥哥，李昆献丑啦！”“贤弟，果然好本领。”王十古十分钦佩，正欲与李昆交手，只听身后有人道：“老哥哥，小弟不才，愿陪太极公试此八步打灯。”王十古一瞧海川过来了。要说三十几岁能练到八步打灯，就这一手儿，便可以挤身于武林道。王老侠嘱咐海川：“贤弟，多加小心。”海川把左脚蹬在李昆的右脚印上，左脚在先，右脚在后，李昆是正身儿，海川是偏式。站